

政德镜鉴

他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，可算是唐代的一大传奇。而他对待人的情意深重，更引发历代文人的诸多共鸣。

张镐：三年登辅宰 三番救诗才

□ 本报记者 鲍青
本报通讯员 刘明明

在平邑南郊，有一处休闲养心的好地方——在山公园。公园最引市民驻足的景观，除了秀丽多姿的山水，便是璀璨夺目的名人雕塑苑。行于其中，仿佛置身历史长廊，触摸着古往今来的世事变迁和回旋。

众多雕塑中，尤以唐肃宗年间宰相张镐的人生经历最为奇特。他蛰伏多年，不为世人所重。但自暮年出仕，三年便登辅宰，更被誉为“国器”。而在他波澜起伏的一生中，为诗人王昌龄复仇，替诗人杜甫解难、帮诗人李白脱险，尤为后世所津津乐道。

胸怀大志，困于樊笼

张镐出身于普通的官宦人家，家族此前并没出过显赫人物。张镐的曾祖父张善见，当过浙江绍兴的司马，是个没有实权的官员；祖父张武定，任过荆州的司户参军，掌管户籍、赋税、仓库等事；父亲张知古，当过山西代州的司功参军，掌管礼乐祭祀。

据史料记载，张镐外表“风仪魁岸”，身材高大且有气度，“廓落有大志”，豁达宽宏很有志向。他自幼就喜欢涉猎经史，爱好谈论王霸大略，对天下形势、帝王成败极为热衷。这在乡间百姓看来，张镐是认准目标不怕险阻的奇人。

张镐的性情确实很“奇”。青年时代，他就不顾旁人劝阻，辞别家中父母，毅然孤身游历京师。长安机会虽多，容身之地却少，“京漂”的滋味很不好受。张镐平时独居一室读书写字，很少与世人应酬交往。每当酒酣耳热之际，他便抚琴自乐，旁若无人，尽情排遣心中块垒。有王孙公子路过酒肆，往往记住了这个疏狂的怪客。

张镐的“怪”，慢慢引起了一些人的注意。后来他辗转拜入大名士吴兢的门下，跟随他学习史学，探讨古今之变。

吴兢是著名的史学家，著述宏富，流传至今的《贞观政要》，更被后世帝王“书之屏帷，铭之几案”，是他们治国理政的必修课。吴兢不仅精于史学有史才，而且笃信“苟饰虚词，殊非直笔”有史德。记录当朝历史，吴兢“善恶必书”，甚至不惜开罪权臣。在武则天时代，大臣张说曾因畏惧宠臣权势，昧着良心作了陷害他人的伪证。吴兢将这段往事原原本本记录到了《则天实录》里。到了玄宗朝，张说仕途腾达，当了宰相。他私下请求吴兢改易史书中几处文字，稍微装点下自己的形象，却遭到吴兢的直白拒绝：“如果顺从了您的要求，那这部史书的笔法就不能算正直的，又怎么让后世相信，作为参考呢？”

吴兢修史秉承的规范，运用到仕途中便是耿直敢言。他曾屡次不避风险，上疏唐中宗、唐玄宗，直陈帝王之失。张镐追随吴兢，主要学习的也是他的品德操守。对这位特立独行的高士，吴兢非常器重。对刚直敢谏的恩师，张镐铭记教诲。吴兢病故多年后，张镐依旧上疏朝廷，表示吴兢“大行忠信，彰于朝野”，请求为他赐嘉谥。

因为“不忘本”，张镐被视为“淳厚质朴”的高古之士。有时朝中公卿士大夫仰慕他的名声，会邀请他一道参加聚会饮宴。张镐此时一定会带着自己对政务得失所写的策论赴会。酒宴之上，张镐经常侃侃而谈，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，希望能得到官员赏识和举荐。但对于这种豪爽豁达的行为，汲汲功名的人很少用正眼看他，只把张镐当作不达时务的书呆子。

恩师吴兢因触怒权贵，被贬到地方为官，张镐在长安更加困苦。他见京城虽大，却知音难觅，不禁怅然若失，愤恨不已，惟有开怀痛饮，只是求醉而已。唯一能给心灵些许慰藉的，倒是一些诗人朋友。他们天真烂漫，豪爽洒脱，倒是和张镐有点声气相投。

到了唐玄宗天宝年间，歌舞升平的社会上暗流涌动，潜伏着衰败的危机。当时朝廷“外重内轻”，边将拥兵自重，越来越难节制。朝廷内部贤人在野，奸人当朝，“口蜜腹剑”的李林甫长期任宰相，弄得朝政乌烟瘴气。失望彷徨的张镐，见仕

途无望，无奈之下回到故乡，蛰伏隐居，等待伯乐的出现。

这一隐居，便是十几个年头，张镐已是两鬓斑白的五旬老者了。

“用之则为帝王师，不用则幽谷一病叟”

机会往往不期而至。宰相杨国忠继李林甫为相后，一心想着如何抬高自己的名望。有谋士向他建议，“当年李林甫主持科举竟录录取，还号称野无遗贤，得罪了天下的读书人”，如今可反其道而行之，广录天下英才，让他们感念宰相恩德。天宝十三年（公元754年），杨国忠下令让各地的官员寻访俊杰，举荐于朝廷。

当时在张镐家乡附近平原任太守的，是著名书法家颜真卿。他接到朝廷命令后，很快发现了处士张镐，并亲往草庐拜访。因为在长安受够了官员的轻慢，此时的张镐性情高傲，面对太守前来，竟然“抗礼之”，颜真卿不以为意，执意向朝廷举荐张镐，褒奖他有真才实学，“有公辅之量”，可以做“三公”这样的高官。后来的事实证明，颜真卿的眼光确实精准。

平原的举荐名单，报到了京师长安。此时任左拾遗的萧昕，偶然看到了平原人选。张镐客居长安时，曾在萧昕家中，萧昕对他礼遇有加，两人交情非常深厚。萧昕高兴好友终于有了出仕的机会，便匆匆写奏表举荐。他对玄宗说：“如镐者，用之则为帝王师，不用则幽谷一病叟尔。”

颜真卿的举荐、萧昕的奏折、杨国忠的私心，共同起了作用。玄宗令张镐和萧昕一起做了左拾遗。左拾遗这个官职按照字面解释，是“捡起皇上遗漏的东西”，即劝诫帝王的决策失误，属于唐代的谏诤官员。左拾遗虽然官阶低微，但能时常陪伴帝王左右，是分量较重的近臣。

年过五旬的张镐仕途刚起步，就遭遇了席卷全国的安史之乱。

天宝十四年，“渔阳鼙鼓动地来”。身兼范阳、平卢、河东三地节度使的安禄山，发动大军15万人，以“忧国之忧”，奉密诏讨伐杨国忠为借口，在范阳起兵叛乱。

安史之乱之于唐人，就像是天外飞来的陨石，将璀璨盛唐拦腰斩断。从此，“一百四十年，国容何赫然”的锦绣帝国，陷入噩梦般的苦境，变成了惨烈的修罗屠场。

但对于张镐来说，安史之乱的意义更为复杂深远。人生前五十年，他困于樊笼，没有机会施展才华。人生最后的九年，他迸发出的光芒，比前五十年更耀眼灿烂。

安史之乱爆发时，张镐只是八品的左拾遗，但却开始积极举荐将领平叛。他向杨国忠建议，可以提拔重用太子李亨的属官赞善大夫来瑛。来瑛曾跟随父亲活跃于边疆四镇，熟谙兵事，富有韬略。

他上任颍川太守后，趁着叛军攻击前训练士卒，加固城防。交战之时，来瑛身先士卒，打得敌军疲惫不堪。趁着叛军守备松懈，来瑛又突然率军出城追击，大获全胜。安禄山的叛军见来瑛英勇无比，愤恨地称他为“来嚼铁”。

可惜局部的好转，难以扭转整体的糜烂。安禄山的军队，大多是久经沙场的精锐之师；而关内驻军，往往是新招募的临时军队，双方战斗力不可同日而语。很快，叛军攻城陷地，兵锋直指潼关。潼关是长安的东大门，关首首都存亡。玄宗令常年征战西域的名将高仙芝、封常清镇守。二人知唐军疲老，无法速战，只能固守。两人的军事眼光虽然长远，却和玄宗求速胜的心理完全矛盾。玄宗在宦官的挑拨离间下，发诏令将二人一起处死。接任的哥舒翰深恐重蹈他们的覆辙，被迫率军出战，却立刻陷入包围圈。唐军与叛军稍一接触，就一哄而散，哥舒翰也被俘虏，潼关沦陷。

叛军长驱直入，攻陷长安。都城里狼烟四起，人人争相逃命。张镐虽不复壮年，却不惧艰难，徒步跟随玄宗大部队到了四川。

玄宗避蜀之时，太子李亨在一大臣的拥护下，脱离大部队悄悄来到灵武。在这里，太子宣布即位，即唐肃宗。他派使前往四川，通知继位消息，并遥尊玄宗为太上皇。玄宗虽然愤怒，却无可奈何，只能予以承认。他派官员房琯拿着传国玉玺前往肃宗处，也让一些有才能的官员辅佐新帝平定安史之乱。张镐便是其中一员。

“未闻区区僧教，以致太平”

在肃宗驻蹕的凤翔行在，每天从蜀地而来的官员络绎不绝，他们都想在新皇帝这里谋得一份差事。张镐虽然官职低微，却极得肃宗的青睐，是第一批接受蜀见的人。此前张镐曾举荐过太子的属官来瑛，肃宗对他印象深刻，认为他有识人之明。如今多事之秋，肃宗更是求贤若渴，立刻提拔张镐为谏议大夫。

至德二年（公元757年），入仕才三年的张镐，担任中书侍郎同平章事，成为事实上的朝廷宰相。这样的升迁速度，简直匪夷所思，也令朝堂诸臣大为惊讶。

安史之乱久久难以平息，肃宗为此几乎心力交瘁，只能将平叛希望寄托在举办佛事上。当时宫殿内每日数百僧侣念佛，自清晨至夜晚，声音都传到了野外。张镐担心肃宗沉湎虚无，丧失进取之心，奋然上奏道：我听说自古以来天子修福，都是讲求安养含生，移风易俗。未闻区区僧教，以致太平。希望陛下能以秉承此心，不要沉溺佛教法事，分散平叛的精力。

唐肃宗览后心内凛然，立即屏退了这些僧侣，开始认真批阅奏章，布置军事。

当年年末，唐军顺利驱逐叛军，收复了两京

长安和洛阳，朝野一片欢腾。作战期间，张镐运筹帷幄，功劳甚大，被封南阳郡公，并奉命招讨叛军残孽。

当时的叛军主帅安庆绪杀死父亲安禄山自立为主，和手下骁勇的大将史思明矛盾重重。为了壮大自身力量，史思明向唐朝假意归顺。肃宗得知消息后欣喜若狂，当即应允。张镐当时正在外地督战，听闻消息后，心知史思明刚愎残暴，投降归顺定是伪装。他忧心朝廷同意，导致后患不断，便立即手书密奏表白：（史）思明凶狂，因为叛乱而窃据大位。官军强盛，他就前来依附。官军松懈，他便立即叛变。他这次归顺包藏不测，与禽兽无异。对于史思明，我们可以用计取，难以以义招。希望不要给予他权力。张镐接着又对人说：滑州防遏使许叔冀，性狡多谋。如果遇到困难必然叛变。

但肃宗招抚史思明的心意已定，张镐的奏表并没有得到任何回应。

宦官看到张镐逐渐失去肃宗信任，便开始一起进谗言诋毁排挤。因为张镐平素为人简朴率直，不喜欢取媚结交宦官，所以和太监关系一直很恶劣。而到了肃宗时，宦官因拥立有功，专权的苗头已现，话语分量越来越重。出使范阳（史思明据点）和滑州（许叔冀据点）的宦官，收受了两人的巨额贿赂，全都称赞史思明、许叔冀忠诚。肃宗偏听偏信，迁怒于张镐，竟以“不切事机”为由，罢免他的宰相职务，贬谪到荆州任大都督府长史。不久史思明、许叔冀降而复叛，皆符合张镐此前的预言。

相救杜甫李白，为王昌龄复仇

张镐屡次相救盛唐诗人的故事，更是为为人所津津乐道。

张镐拜相当年，45岁的杜甫趁着唐军和叛军对峙的机会，乘乱冒险逃出长安。他小心翼翼地躲避叛军搜寻，终于抵达凤翔投奔肃宗。此时的杜甫“麻鞋见天子，衣袖露两肘”，落魄至极。肃宗见他躲避艰险来投，非常感动，任为左拾遗。为了郑重其事，他还特意让宰相张镐带着任命文书送给杜甫，这是此前没有的先例。张镐三年前也任过左拾遗，又见杜甫一片赤诚，心中早已惺惺相惜。

可不到半个月的时间，杜甫就惹了大祸，幸得张镐积极营救，才虎口脱险逃过一劫。

原来杜甫为布衣时，曾和房琯交谊深厚。房琯奉命到达肃宗身边，很快就担任宰相。房琯是个迂阔的书生，却非常想建功立业。他主动向皇帝请愿，要求带兵收复长安、洛阳。但在作战前，他竟然盲目模仿春秋的兵车作战模式，用牛拉着两千乘战车，将步兵骑兵夹杂进攻。安史叛军纵火一烧，唐军迅速大败，死亡四万人。后来房琯又连败两次，损兵折将，将肃宗好不容易积攒的家底消耗殆尽。唐肃宗为了笼络人心，没有追究房琯的责任，但内心已有不满。

房琯家中有一个著名的琴师叫董庭兰。他依仗房琯势力，贪污受贿，搜刮钱财，被人告到了肃宗处。这时杜甫上疏为房琯求情，并认为“罪细，不宜免大臣”，其他言辞更为直接刺耳。愤怒的肃宗令刑部尚书颜真卿严加审讯，严肃处置。

颜真卿没有反对审讯杜甫，也没有上疏搭救，反而几乎给杜甫定了一个死罪。而曾被他人举荐入朝的张镐，却奋不顾身上疏搭救，称“甫若抵罪，绝言者路”。最终杜甫虎口脱险，被贬为华州司马参军。

对于张镐的仗义相救，杜甫一直铭记于心。乾元二年（公元759年），他作《洗兵马》，赞颂张镐：“张公一生江海客，身长九尺须眉苍。征起适遇风云会，扶颠始知筹策良。”

同年八月，张镐兼任河南节度使，节制淮南等地军事。很快，十万叛军围困睢阳，守将张巡文书告急。张镐获知消息后，率军倍道兼进。路途中，他一边紧急赶路，一边还向浙东、浙西、淮南、北海等地节度使，还有谯郡太守闾丘晓发出告急文书，让他们火速派兵前往睢阳救援。

此番兵发睢阳，各地将领均奉檄而至，唯独闾丘晓拥兵自保，逗留不进，逡巡观望。

安史之乱爆发后，李白一面感到国事难为，一面又感到大丈夫应杀敌卫国。愤慨之际，他念



张镐画像

“贤哲栖栖古如此，今时亦弃青云士”，只有暂时隐遁，与妻子在庐山屏风叠暂时居住下来。此时玄宗之子永王李璣率师由江陵东下，以复兴大业恭请李白入幕。李璣数日而“辟书三至”，言辞恳切。永王幕中如李台卿、韦子春等人，原与李白相识，也纷纷致书李白。五十七岁的李白，遂满怀热忱，毅然从戎。

但历史总以恶作剧的方式来残忍地折磨人心。虽然永王是奉玄宗之命起兵叛，但在新继位的肃宗看来，无异于兴兵作乱。两人陷入同室操戈，李璣最终敢被杀，李白也因此而获罪。更令李白仓然的，是朝廷派来平叛的淮南节度使竟然是昔日的好友高适。遥想天宝年间，李白跟杜甫、高适同游梁宋大平原，三人登歌台，赋诗赏，酣酒高歌，情如金兰，可如今境遇迥然……李白的窘迫尴尬，痛苦沮丧可以想见。

李白可能首先想到要向高适求救，但他却是个有骨气且为好友担当的人。他没有让高适为难，而是作《赠张相镐诗》二首，向张镐求救。

但这次，张镐已经没有能力保李白无恙了。《旧唐书》载：“肃宗以镐不切事机，遂罢相位，授荆州大都督府长史。”但张镐依旧竭尽所能，为李白辩解求脱。最终李白免于死罪，判了流放夜郎之刑。八年前，李白曾作诗给遭遇贬谪的好友王昌龄，勉励他“我愁愁心与明月，随君直到夜郎西”。如今故人无辜身死，自己流放夜郎，李白只能苦笑命运的巧合。

公元758年的夏天，李白开始了流放生涯。对于张镐的搭救，他心存感激，特意作诗赠张镐，为其无辜遭贬而鸣不平。当李白到夏口时，张镐派人送来一封书信和一身缕罗衣衫。信中，张镐关心李白的际遇，却对他的“罪名”讳莫如深。不久，张镐亲自来看望李白。张镐离开时，李白作《江夏送张丞》诗，其中有“送君从此去，回首泣迷津”的真挚感叹。

在安史之乱爆发后，诗人王昌龄见天下纷乱，“于刀火之际归乡里”，却遭到刺史闾丘晓忌恨而被杀，引燃无数人的怒火。张镐便是其中之一。

等到张镐赶到睢阳，城池已被攻破三日，张巡等三十多名将领不屈殉国。张镐仁立于睢阳城下，遥望城内残垣破壁、累累尸骸，尤为悲愤。闾丘晓的见死不救。张镐调查此事，发现闾丘晓平素刚愎自用，暴戾专横，对部下将弁刻薄寡恩，听不进旁人的意见。他当场将闾丘晓擒拿，要治以重罪。闾丘晓以双亲年老乞求宽恕，张镐厉声曰：“王昌龄之亲欲与谁养乎？”闾丘晓哑口无言，随即被杖杀于军帐之内，海内闻之称快。

无辜再遭贬谪，心满意足离世

史思明再度反叛后，肃宗想起了“忠言逆耳”却极有见地的张镐，征他为太子宾客，改任左散骑常侍。

但君臣之间嫌隙已生，任何的小事都能产生深深的裂痕。

回到长安后，张镐为了安度晚年，买了岐王李珍的旧宅邸。后来有人诬告岐王阴谋篡位，多疑的肃宗立即将李珍处死。而张镐也因买房子，被贬为辰州司马参军。

唐代宗即位后，推恩海内，大赦天下，张镐被升为抚州刺史。第二年，持续八年的安史之乱终于平定，消息传来，诗人杜甫高兴地作《闻官军收河南河北》，而晚年的张镐也欣喜万分。次年九月，带着无限满溢的一张镐病故。

对张镐传奇的一生，《旧唐书》评价：“（张）镐自入仕凡三年，致位宰相。居身清廉，不营资产，谦恭下士，善谈论，多识大体，故天下具瞻，虽考秩至浅，推为旧德云。”

相关阅读

叛军主将尹子奇愤恨地问张巡：“闻公督战，每每登城大呼，目眦瞪裂，血流于面，口中牙齿都咬碎了，为何要如此？”

张巡答：“我欲气吞逆贼，只是力气不够而已。”尹子奇大怒，用刀撬开张巡嘴巴，牙齿真的仅剩三四颗。

“为张睢阳齿”：惨烈的睢阳保卫战

□ 本报记者 鲍青

张镐上任河南节度使后，立即调兵遣将赶往一个地方。那个叫睢阳的城池，正在发生一场惨烈的保卫战。而它的指挥官——张巡，不久将化为天际将星，璀璨耀耀千年。

安禄山叛乱之时，为了断绝唐朝赋税命脉，派人攻击河南，意图进军江淮。当时诸地县令或死或降，形势万分危急。独有真源县令张巡，哭祭玄元皇帝祠（唐代奉老子李耳为始祖，封其为玄元皇帝），起兵讨贼。后来他带领两千余人驻扎于雍丘，遏制叛军南下的势头。

为了啃掉雍丘这块“硬骨头”，已降叛军的雍丘令狐潮率精兵数万来攻。张巡出城接战，与敌激战，身负数伤，形势非常危急。千钧一发之际，张巡高呼杀敌，部下士气倍增，齐冲敌军大营。令狐潮见唐军以一敌十，形势不利，只得下令退军。经过此战后，张巡招募四方兵勇，组织军民合力防守雍丘。

不久，令狐潮再率军围攻雍丘，守城将士见敌军势大有些恐慌。张巡分析形势道：“贼兵精锐，有轻我心。今出其不意击之，彼必惊溃。贼势小折，然后城可守也。”他安排一千兵士守城，再率一千人出战，“身先士卒，直冲贼阵，人马辟易”。此后两个月里，令狐潮屡次攻城，张巡督率将士“带甲而食，裹疮复战”，“经大小三百余战”，屡挫叛军，“军声大振”。

一个多月后，令狐潮又率军围攻。这次，他先用攻心战，利用与张巡曾为同僚的关系，以高官厚禄诱使其投降。张巡驳斥令狐潮：“平生以忠义自许，如今背主求荣，忠义何在？”令狐潮羞愧而退。张巡再利用一切机会，夺取敌军物资为己用，“器械、甲仗皆取之于敌，未尝自修”。弓箭用完了，就在城墙上夜缒草人。以为袭营勇士，叛军惶恐，万箭齐发。张巡一夜得箭几十万支，令狐潮攻城四十余日，仍然难以攻克，“收兵入陈留，不敢复出”。雍丘保卫战，唐军取得了最终胜利。

因为雍丘战功，唐肃宗任命张巡为河南节

度副使，让他自募兵勇。当时叛军在关中、河北、江汉诸地，都受到唐军的猛烈狙击，进度迟缓。为了打破僵持局面，叛军急于将主力转向江淮。而雍丘和睢阳，成了阻挡叛军南下的堡垒。

此后四个多月中，张巡和叛军屡次交锋，“贼常数万，而巡每战辄克”。叛军无法，只能围而不攻，断绝雍丘粮草通道，意图困死张巡。

叛军一面围困雍丘，一面调集重兵13万人进攻睢阳。睢阳太守许远派人拿着亲笔文书，奔赴雍丘告急。张巡深知睢阳地位更为关键，接到消息后立即率三千人驰援。

张巡与许远合兵一处，共有六千八百余人。张巡“督励将士”，与敌军“昼夜苦战”。经过16天激战，叛军在睢阳城下，折损士卒两千余人。张巡的将才彻底折服了许远。他将军事指挥全部交给张巡，并诚恳道：“远懦，不习兵，公智勇兼济，远请为公守，公请为远战。”以后，许远专门负责安抚军民，筹

运军粮，修整战具，居中接应，其“战斗筹画一出于巡”。

睢阳城墙高厚，内有居民二万之众。经张巡整顿军备并统一指挥，又有许远组织后勤保障，睢阳成为叛军恨之入骨又难以逾越的堡垒。

恼羞成怒的叛军，为了攻占江淮富庶之地，不惜一切代价进攻睢阳。叛军虽有多次伤亡，依旧添兵再围睢阳，不给张巡丝毫喘息之机。

长久的围困，导致睢阳城内物资短缺，直至粮尽援绝。将士只好以茶、纸、树皮合煮而食，士卒饥、病、伤而死者大半，余“皆羸劣不能战”。

在最危急的时刻，张巡派部将南霁云冲破敌围，四处求救，却没有援兵到来。

后来城中完全绝粮，连树皮、茶、纸也吃光了，就杀战马而食；战马杀光了，就掘鼠而食……最终睢阳城破，张巡等35人一同遇难，许远被执送洛阳也不屈而死。

城破之日，被张巡指挥南霁云射伤一目的叛军主将尹子奇，愤恨地问张巡：“闻公督

战，每每登城大呼，目眦瞪裂，血流于面，口中牙齿都咬碎了，为何要如此？”张巡答：“我欲气吞逆贼，只是力气不够而已。”尹子奇大怒，用刀撬开张巡嘴巴，牙齿真的仅剩三四颗而已。

张巡的坚守，拖延了叛军南下步伐，为其他唐军赢得了宝贵的集合时间。睢阳城破三日，张镐终于率军赶到，指挥众人大败叛军，重新夺回了睢阳。又过几日，唐军大败叛军，重新夺回洛阳。唐军自此掌握了平叛的主动权，叛军则失去了早期的进攻势头，逐步走向灭亡。

张巡的抗敌事迹，感动了当时的朝堂。唐肃宗下诏追封他为杨州大都督，许远为荆州大都督，而且规定“睢阳、雍丘免徭税三年”，并下令“立庙睢阳，岁时致祭”。到了唐僖宗时，朝廷追授张巡为一等功臣，并陈列画像于凌烟阁。

唐朝灭亡后，后世对张巡纪念活动依旧兴盛。宋真宗东巡时，路过纪念张巡和许远的双忠庙，特意驻足巡视，并“咨巡等雄挺，尽节异代，著金石刻，赞明朕志”。而张巡为国危难时，张巡守睢阳的事迹，更是格外为世珍重。宋高宗建德临安后，为了激励全国抗金形势，追赐张巡等五位死节将领为国公，建五国公庙以褒扬。同时以及后世的文学家，无不将张巡等人写下大量颂扬的诗文。南宋末年的文天祥，于抗元困境中常以张巡为榜样，鼓舞自己坚持斗争。后来战败被囚，他于幽暗牢房里写下气壮山河的《正气歌》。诗中所举人物，尽是为国洒热血的英魂，而其中就有“为张睢阳齿”的感慨。